

張笑俠編

相聲一集

張稽祖題



相聲一集總目

封面題簽	張稽祖
第一版自序	張笑俠
再版自序	張笑俠
相聲總論	一至五
題相聲集	景孤血
牛頭轎	六至二三
開煖廠	二四至三八
題演雙簞聯	三八
菱瓜標	三九至四九
相聲二三集預告	四九
粥挑子	五〇至六一
戲曲研究社出版書目	六二

相聲集

目

錄

相聲集

第一冊

張笑

相聲總論

中國的戲劇，自古來就分爲兩派，一派是注意歌舞，一派是注意滑稽。現在社會上的相聲一物，雖然不是扮演的戲劇，但是他們用一種反話正說，正話反說的滑稽口吻，出演各種玩意，也可以說是滑稽劇之一種。

說相聲之一種玩意，可以說他是唐時的打參軍，宋時的滑稽劇，元時的院本的遺體。唐時的參軍戰，以蒼鶻打參軍，到了宋時，參軍變爲副淨，蒼鶻變

爲副末。

讀商務印書館所出版之日用百利全書補編第四十三編中，有一段相聲考，今節錄一段如下。

「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渾。發喬者，假裝癡呆之謂也。打渾者，闕鎖發揮其詞意以作笑柄也，宋教場伶人，多扮演以滑稽號諷刺朝廷政府時事。又引元之院本「長壽仙獻香院添壽院本」云：「辦淨同捷議付末。末泥上捷云：今日雙秀才的生日，您一人要一句添壽詩。捷云：「檜柏蒼松常四時」付末云：

「仙鶴仙鹿獻靈芝」。末泥云：「瑤池金母蟠桃宴」。付淨云：「都活一千八百歲」！付末打云：「這言語不成文章，再說」！付淨云：「都活二千九百歲」！付末云：「也不成文章」……淨趨

搶云：「我也有一幅畫兒」，上面一個靶兒，我也不識是什麼物，人都道是春畫兒」。付末打云：「這個甚底將來獻壽」！淨云：「我只願妳會長生」！」看以上的這一段文字，副淨發喬說笑話，副末打副淨三次，又直接與付末辯論。現下的對口相聲，一個人拿着扇子打一個人的頭。二人也是直接辯論。我看兩下比較起來差不多。

中國的相聲，也就好似西洋的說白

戲，其始不知爲何人，所創大約在前清末葉，有人說是滿人阿刺兒（釋音）及朱文文（即窮不怕）等所創，不知此說確否。

在從前只是在王公府第中的堂會中有，外間少見，後來學者衆多，堂會又少，實在不足維持生活的，慢慢的便在台上說，又過了幾年，便跑到天橋地場上說去了。所以有一般人全管牠們說相聲的叫做「叫花子」的。

在光緒的中葉，曾通令禁止設場子賣藝，他們這一行也在其中。年久了，他們這一行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慢慢的散佈到各大商埠，差不多的地方也全都有了他們的蹤跡。

「相聲」這兩個字，在現在成了一純口技的專名詞，其命名的意義，是因為他們能够用一張嘴，去學各種飛禽的啼聲，各種走獸的吼聲，各省各地人的言語聲，以及各地各處街市上的各種貨聲，所以命兒叫「相聲」，相聲者，就是學什麼聲音相什麼聲音的意思。

有一般人說雙簧的初步，兩個人鬥嘴，就是相聲的一體，其實相聲是相聲，雙簧是雙簧，絕不是一樣。

相聲以逗人發笑爲正宗，有明暗的分別，暗相聲是在幕內，所學者，就是飛禽的啼，走獸的吼，以及各省人說話等等，但是飛禽的啼與走獸的吼最不容易學，所以現在說暗相聲的少見了。

相聲總論

明相聲是在幕外一個人叫做說，（單口）兩個人叫做逗，（對口）要是三個人，或是四五個人，便叫做湊。

在這說逗湊三個字之中，包含着說，學，逗，唱四大類，今分叙如下

說：講究說大小的笑話，各種可笑的故事，什麼武則天豔史，楊貴妃豔史四霸天，張廣太等。

學：講究學老幼婦女的說話，各省各地的方言，種種的吆喝聲。

逗：以二人作一賓一主，一智一愚，用滑稽的口吻，描寫社會的狀況，諷刺嘲諷。

唱：用小竹板爲節，唱各種小曲，如說相聲的告狀，張生戲鶯鶯，太公賣

三

面，韓信算卦，十枝梅，雙鎖山，白猿偷桃，羅成算卦，鬧天宮等等。

以上所列的說學逗唱四種，這就是他們的必須有的，也是他們最講究的。

在這說學逗唱四種之中，以逗笑爲最重要，至於說學二者次之，唱則又次之矣。

現在他們分三種，第一種是堂會，第二種是上台，第三種是撻地，如在堂會中及上台說相聲，必須口淨，撻地因爲不准婦女及小孩聽，所以他們口中亂七八糟沒有不說的。撻地就是地場。如北京天橋，西單商場，西安市場，東安市場，白塔寺，護國寺，隆福寺等地，全有他們這行營業。

無論是堂會，上台，撻地，總之以

滑稽爲主，能够使人聽了噴飯（行話叫做咋喇兒）爲宗旨。雖然說了很可樂的話，但是他們自己必須把臉皮崩住了，不能自己先笑，這是他們最忌諱的。

他們也有許多的調侃話，如認師父叫「叩瓢」，師父叫「瓢把」，帽子叫「頂天」，扇子叫「手摺」，演藝叫「使活」收了叫「攢底」聽者沒樂自己先笑叫「噴」，起頭問答說話叫「墊話」，入正文叫「入活」，由正文之中說傍的事叫「走柳兒」，二個人使活的時候，在左邊站着的叫「逗」，在右邊站着叫「量」，一個人說的相聲叫「單口」，又叫「單春」。要是說起他們的調侃來多的很恐怕寫二千字也寫不完，因爲他關于相

聲沒有多大關係，所以如今只將最要緊的寫幾樣，餘者全不寫了。

相聲雖然全離不開說學逗唱，然而也不是全一樣的意思，一個有一個佳點，一個有一個的名子，（內行叫點子），共計四十餘個，即川瓦，雜講，攢斗，相盤，摟腿，四相，大審，爬坡，三節令，四字言，六口人，八不咧，八扇屏，打白狼，粥挑子，木根條，反五口，老老年，拉駱駝，拉洋片，洋藥方，繞口令，對對子，新名詞，家堂令，喝壽木，戲迷傳，黃鶴樓，乾枝子，醋點燈，牛頭驕，晁亮子，菜單子，綿嘴子，斜入脖，萎瓜標，暗八扇，怯夾當，變鬼子，……等

還有他們這行人，可多多了，據我知道的，有阿刺二，窮不怕，萬人迷，張麻子，周蛤蟆，吉三天，韓麻子，焦德海，劉德志，張傻子，高德明，緒德貴，湯瞎子，尹麻子，于梭坡，常寶臣，陳大腦袋，郭起儒，焦少海，張壽臣，常連安，小蘑菇……等等。

話也說了不少啦，大概關於相聲的種種，也說全了，如果有什麼沒說的，當在第二集中補敘，先請讀者諸君看相聲吧！

一九三二，四，二十九日寫於北京之戲曲研究社兼葭蓂燈下。

題相聲集

孤血

衷甲針毡盡可消，秋聲詩序有同調，書生囁只如鶯囁，慚與東軒記郭貓。

牛頭轎

牛頭轎

六

甲：大哥您說這個年頭真叫沒有法混！

集 乙：怎麼？

甲：不但人心大變，而並且簡直的是大

變人心！

乙：可不是嗎，沒有法子說！

甲：您打開每一天的新聞紙您看看社會

新聞，不是搶案，就是明伙，再不

然就是綁票，騙案。

乙：可不是嗎！

甲：還有呢，要不是這些事，就是十八

九歲的大姑娘走失，二十三四歲的

小媳婦跟人跑啦，再者，就是父女

同眠，翁媳同寢，叔嫂爲夫婦，朋友納友妻，您看吧，真得說是琳瑯美目，滿不勝收。

乙：可不是嗎，現在的報紙我全不敢看了，因爲看他實在沒有不看的好受了，對呀！因爲這個我也是不看他了。

甲：實在在在的是沒有法子說。還有現在北京的小報上的小說，您上眼看看吧，十篇之中，要有九篇半，全都以「性」字爲本題，這一般小說家

到是像一個師父的子弟描寫旁的事，全沒有能奈，惟獨一描寫「性」，嘿！您看吧，真得說高，描寫得非常細致，大可以說是「水銀灑地無孔不入」。

甲：對對！這也不能說是小說家不好，只怨一般讀者不好。

乙：怎麼會怨讀者不好呢？

甲：當然要怨讀者，你想想小說家是隨着社會的潮流走的，報館也是如此，報館是爲迎合社會人的眼光起見，不得不登這種小說。小說家呢，爲自己生活的關係，也不得不如此寫了。

乙：對！你這話真對！

甲：什麼話呢，你不登那樣小說就沒有人看嗎？還有一般書局也是爲發財起見，花許多的錢，偷偷的去買一些誹淫的小說稿，又偷偷的在印刷所去印，印好了再偷偷的去賣，可

是說來也難怪，你看偷偷賣誹淫小說稿比明着賣好小說稿酬金得多的

乙：那誰不偷偷着作誹淫小說？

甲：當然！你說偷偷着印誹淫小說，也比明着印別的書多得印刷費。

乙：那誰不偷偷着印誹淫小說？

甲：當然！你看雖然多花幾個錢買稿，多花幾個印刷費不是，嘿！您看他們偷偷的賣，別看他們不登廣告，可真賣的快，要是印他三千五千的，不上一個月，就能夠賣個乾乾淨淨，巧了允許翻印兩版。

乙：社會上人的心，這真是沒有辦法！

甲：您就拿最近我們家來說吧。

乙：您家裏又怎麼啦？

牛

頭

轎

八

甲：您弟妹是我的媳婦，您說她應當跟誰睡覺？

乙：當然是應當跟你睡覺呀！

甲：可是她偏跟我哥哥睡覺。

乙：怎麼着！你媳婦不跟你睡覺她跟你

哥哥睡覺？

甲：可不是嗎？

乙：得啦！得啦！家醜不可外揚！

甲：這是沒有外人我才跟您說。

乙：這還沒有外人哪（指觀衆）？

甲：沒有外國人哪！

乙：嘔！沒有外國人哪！得啦！得啦！

您別說啦！不好看！

甲：您說她不跟我睡而跟我哥哥睡應以

何法對待她？

乙：得啦！別轉文啦！讓我說呀乾脆拿把刀把你哥哥跟媳婦全殺了他們。

甲：那麼一來叫人看着一點寬宏大量全沒有了。

乙：這還寬宏大量哪？好！那麼你怎麼辦呢！

辦呢！

甲：我一氣就……。

乙：氣壞啦？

甲：不！把我媳婦倒給我哥哥啦！

乙：你們家裏怎麼這麼精心哪？媳婦還有

倒給哥哥的哪？

甲：我這媳婦也不是用花紅轎娶來的。

乙：是怎麼來的？是自由結婚來的！

甲：不是！

乙：是搭拚頭搭上的？

甲：不是！是我兄弟倒給我的！

乙：唉！（作搖頭狀）你們家真精心！

甲：這有什麼精心！娶一個媳婦全家有媳婦，豈不省錢哉！

乙：得啦您別哉啦！沒有這麼辦的！

甲：這還算新鮮：多會把她倒給我父親，就算完事。

乙：得啦！得啦！別說啦！

甲：這不是把我媳婦倒給我哥哥啦嗎！

相 我自己揀了自己花，到好了，沒有要囑穀的了。

聲 乙：當然，她歸你哥哥養活了。

甲：半年的工夫，我存了幾個錢。那一天我媽，把我叫到跟前，說這不是你媳婦歸你哥哥了嗎，你也存了幾

牛頭橋

個錢，我再給你娶一個。我說我不要。我媽說：孩子，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你也不是不懂也不是三歲兩歲的孩子，難道說還叫媽媽我跟着着急嗎？

乙：對呀！

甲：我說好吧！過了幾天就說妥了一個

乙：是大姑娘嗎？

甲：不是！大姑娘誰給我呀？是一個再醮婦。

乙：是一個晚婚？

甲：對啦！說妥了定日子就娶。

乙：她使了多少錢哪？

甲：一個銅子沒使！

乙：嘿！真不錯！這年頭不使錢可真少

九

少的呀！

甲：可不是嗎！您猜我這棚事一共花了多少錢？

乙：頂少也得二百塊錢！

甲：那兒呀！才花了這個整（伸出一個手指），這個零（伸出五個手指）

乙：一百五十塊？

甲：不是！十五個銅子！

乙：什麼？辦一棚喜事花十五個銅子？

甲：不信不是？

乙：那是我不信哪！就是轎子十五個銅子也不成啊！

甲：你得說這個，我的親戚朋友多，一聽說我娶媳婦，這位送棚，那位送傢伙，那位又送肉，那位又送菜，

廚子是票活，茶葉全有人送，我那十五個銅子是打發念喜歌用的，不然連十五個銅子全花不了。

甲：什麼轎子呀？

甲：轎子是我舅舅的，您知道某處某號轎子舖呀？（不限定說某處，反正找大轎子舖說。）

甲：是呀！我知道：

甲：那是我舅舅開的。

乙：嘔！那是令舅開的呀？今天我才知道。

甲：事前我去上我舅舅那兒去了，先給我舅舅磕頭。

乙：那是應當的！

甲：磕完了頭，我舅舅問我，說你幹什

麼給我磕頭呀？我說您外甥媳婦不是倒給您大外甥了嗎？

乙：唉！還說那個幹什麼！

甲：我舅舅一聽氣了！把兩支眼一瞪，說怎麼着？你把你媳婦倒給你哥哥啦？你們這叫什麼事呀！

乙：老人家一定生氣，你們這叫這麼事呀！

甲：他又說：真可恨！那有這麼辦的！怎麼倒給你哥哥不倒給我呢？

乙：嘿！你舅舅更缺德！

甲：我說您不用忙！過些日子我哥哥也就倒給您了！

乙：（作搖頭狀）

甲：我說不是這麼着嗎，我現在又說了

牛頭橋

一個媳婦，來給您磕頭來了，請您

給一頂轎子找幾個人，我舅舅說好吧！那天使兩頂轎子，鑼九對外加十二支金燈，成了吧？我說成了。

乙：一定成啦！

甲：等到了日子你猜怎麼着！

乙：怎麼着？

甲：天全到了十點鐘，轎子還沒來哪！

乙：那是怎麼回事呀？那多着急呀！

甲：誰說不着急呢，我一氣就跑到我舅舅的舖子去了，進門一看，他老人家在櫃房睡了，我叫兩聲沒叫醒，

我就把他給搖醒了，他張開眼你猜

說什麼？

乙：說什麼？

甲：問我幹什麼去了，我說今天我娶媳婦怎麼天到這般時候轎子還不去。你猜他怎麼說？

乙：一定是已竟去了！

集聲相

甲：得啦；他說忘啦！

乙：怎麼着？忘啦？這可真奇怪！那怎麼辦呢？

甲：我也是這樣說；不成！您答應了我到了現在您給忘了，那您得給想法子。

乙：一定得跟他要主意！

甲：他說今天忙，轎子全賃出去了，過年再娶吧，我說不成，後來實在沒有法子，我舅舅說這兒還有一個轎子幌子拿去使吧！

乙：沒有轎轎呀？

甲：用一個被子。

乙：那多不好看哪！

甲：雖然不好不是，可緩和呢！

乙：沒有轎子蓋呀！

甲：加上一個鷄籠！

乙：嘿！沒有轎頂呵！

甲：使一個窩頭！這叫金頂轎。

乙：得啦！沒有轎杆哪！

甲：我舅舅舖子有一根半，加上了半根扁担！

乙：好缺！沒有轎底呀！

甲：我們家裏有一個我媽洗衣裳用的大瓦盆，用兩條繩子十字架一拴。

乙：真能對付，八個人抬是四個人抬呢

？

甲：也不是八個人，也不是四個人，是
三個人。

乙：三個人怎麼拾法？我沒見過！

甲：你那兒見過！

乙：對啦我沒見過！

甲：前邊兩個人抬，後邊一個人抬。

乙：不好看！

甲：不好看？這還有名子呢？

乙：叫什麼？

相 甲：這叫牛頭轎！

聲 乙：好一個牛頭轎，乾脆說，爲省一個

集 人的錢！

甲：爲什麼省一個人的錢哪！這三個人
也不要錢。

牛 頭 轎

乙：全是誰呀？

甲：一個是我舅舅，那兩個是給我行人
情的水夫。

乙：好！真能窮對付！

甲：把轎子放在我們的門口，這麼一
轎。

乙：還亮轎哪！

甲：一會兒的功夫轎頂會丟啦！

乙：就是那個窩頭哇！

甲：可不是嗎！叫一個念喜歌的花給偷
了去吃了！

乙：沒有轎頂怎麼辦？

甲：我急中生巧，又拿了一個饅頭給帶
上了！

乙：嘿，總沒離開吃食！

一三

相聲集

甲：你別看這個，裏邊有典故。

乙：這裏邊還有典故哪！得啦！

甲：你瞧！這叫「金轎頂改換銀轎頂，

伍香女改爲馬昭儀。」

乙：得啦！得啦！

甲：天到了十二點鐘，我發轎。

乙：午時發轎。

甲：先用長壽燈照了照轎。

乙：先照轎，娶親太太是誰呀？

甲：娶親太太不是外人。

乙：是誰？

甲：就是倒給我哥哥的那個媳婦！

乙：她還給你娶親哪！真不知羞恥！

甲：我算記着我這頂轎子，一去了一定

是糟窩！

乙：那是一定！人家雖然是個晚婚也不能是個轎子就成呵！

甲：你猜怎麼着！

乙：啊！

甲：人家竟沒有關，到了女家好好端端的就上了轎子。

乙：嘿！人家真不錯！怕你着急！

甲：可不是嗎！轎子娶回來，快到門口了，就聽轎子底下「叭唧」一聲。

乙：怎麼啦？

甲：繩子斷了，大盆也吊在地下碎了，新娶來的這個媳婦坐在了盆上，把褲子也刷破了，連帶着屁股也破了一塊。

乙：轎子底碎了怎麼辦？就在街上下轎

子吧！

甲：在街上下轎子那成什麼規矩？

乙：那怎麼辦呢？

甲：我媳婦在轎子裏站了起來，他就說了話啦。

乙：她說什麼？

甲：她說你們抬着走你們的。

乙：她呢？

甲：她在裏邊跟着走，你看上邊。

乙：是三個人抬着。

相 甲：你再看下邊。

豎 乙：八條腿！

甲：等到娶了過來，先拜了天地，等我
把蓋頭拿下來，一看哪！

乙：就不用說多麼好看了！

牛頭轎

甲：就不用說多麼精啦！

乙：怎麼精？

甲：一看那兩鬢哪！

乙：刀裁的一般齊！

甲：全都白啦！一臉的縐紋滿頭的白頭髮，滿嘴裏一個牙全沒有，插了許多小簪簪，兩個鼻子眼搭拉出兩條小長虫，兩個耳朵眼裏的土，全能種麥子啦！

乙：好勁！

甲：我一看，趕緊給作了一個大揖，說
我的媽您好哇？

乙：你怎麼管她叫媽呀？

甲：叫什麼？她比我媽還大呢！

乙：那也不能叫哦！她說什麼？

一五

相聲集

甲：她坐在炕沿上直喘，說你別耍骨頭

！等我喘過這一陣去再說！（這兩句必須學沒牙的老太太的口氣）

乙：好缺！

甲：我說您多大歲數啦老太太？她說我三十六啦！

乙：三十六歲會白了頭髮沒有牙？想是費心費的！

甲：我說您才三十六歲？她說可不是嗎，三十六歲加一翻！

乙：好勁！七十二啦！

甲：我說您怎麼這麼大歲數還改嫁？她說你嫌我哇！不要緊，我回去給你換一個來。我說換誰？她說換我姐姐來。我說你全都七十二了，你姐

姐也不用加翻了，一定够滿罐！

乙：那不能成！

甲：我一定不認可！她又說啦。

乙：她又說什麼？

甲：她說你娶媳婦爲的是什麼？我說爲的是生兒養女。

乙：對！爲的是兒女！

甲：她說不要緊，有你的兒女得了嗎？

乙：七十二歲那能够還養兒子？

甲：我也是這麼說來着，你七十二還能養兒子？這不是打哈哈嗎！

乙：對呀！

甲：她又說啦！

乙：她又說什麼？

甲：她說我現在雖不能養，可是我有兩

個大兒子，全能掙錢啦，明天一定來認親！說咱們先睡覺吧！

乙：別睡覺！

甲：怎麼？

乙：一過了夜，就不好辦了！你這得找媒人問問他是怎麼辦的，他們這叫騙人。

甲：怎麼會騙人？人家有兩個能掙錢的兒子帶過來，養活着我。

乙：那裏有這事！你想她要是兩個兒子掙錢養的了她，她就不嫁人了。他們這叫圈活，說北京話他們是打虎的，這是軟虎，把你吃個泰山不下土，叫你由嘴裏說：得啦！您請走吧！我養不起你了！還有一種

牛

頭

驕

是硬虎，就是冷不防，給你一個捲包會。你遇見的這個就是軟虎，千萬別上了她的當！

甲：我也是這麼說來着，你們這叫打軟虎，你們瞎了眼啦！打到我這兒來啦！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是幹什麼的，咱們不過這個，水賊不過狗碗

乙：對呀！

甲：要是說起打虎來，咱們是門裏出身我也幹過這個！

乙：別說你也幹過呀！

甲：可不是嗎！我小的時候常跟我媽出去打虎！

乙：那也不能說！

甲：她說啦，什麼？打虎？誰要是說我

是打虎的誰就是兒子！咱們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天也不早了。

相

乙：到了兒還是睡了覺啦？

聲

甲：可不是嗎！第二天一清早，我們兩個人還沒起來，你猜怎麼着？

集

乙：啊！

甲：我那兩個兒子來了。

乙：真來啦？

甲：可不是嗎！

乙：你說這年頭怎麼好！他媽媽嫁了人，本應當遠走高飛，他竟會來認親來了，真不知羞恥！

甲：他們哥倆站在院裏這麼一叫，說「媽！您在那屋哪」？我們住的是大雜院，他媽說「這屋！你們沒看見

貼喜字嗎」

乙：兩個兒子進來了？大兒子拿着一個蒲包，二兒子拿着四盒點心，進門先給他媽請安，說「媽！您大喜！」

甲：還給她媽道喜哪！真不要臉！

乙：他媽說你們不喜嗎？

甲：這老幫子也不要臉！

乙：大兒子說「媽！您給我們見一見，那位是我爸爸」！他媽說那不是嗎！穿灰布棉袍青馬褂的，（此處之衣服不限定，自己穿着什麼說什麼。）就是你爸爸！我大兒子一笑，說原來是他呀！不用您見了，我們爺倆常見，說着就把他兄弟叫了過

來，說「兄弟這兒來給爸爸磕頭」。

他們哥倆說着話就把頭給磕了。

乙：真正的不知道什麼叫羞恥！

甲：我趕緊站了起來，說二位兄弟少禮，快請起來坐下說話！

乙：怎麼你管他們叫兄弟？

甲：他們兩個人論歲數比我小不了多少，不叫兄弟叫什麼？

乙：那不能論歲數！

甲：怎麼？

相 乙：我問你，他媽嫁給你了沒有？

聲 甲：嫁給我啦！

乙：他媽既然嫁你了，他們是他媽的兒女，也就是你的兒女。

甲：應當怎麼說呢？

乙：你應當拍老腔，說得啦！得啦！起來吧！不用磕頭，這不是你媽嫁我

了嗎，你們倆人來認親，從今已後，好好的跟我過日子，過二年我一人給你們娶一個媳婦，也是一家人家。

甲：對啦！我媳婦也是這麼說來着，說你怎麼這麼拿不起來！我嫁了你，他們就是你的兒女，你說什麼他們全得聽。

乙：對呀！

甲：可是我怕他們打我！

乙：不敢！他們打你全有他媽哪！

甲：我媳婦也是這麼說來着，什麼！他們不聽話你就打他們，實在急了拍

腦袋把他們送了忤逆，再說什麼，就說有我的話。

乙：對呀！有他媽的話！

甲：我真不敢！

乙：不要緊！

甲：咱們先試一試看，我說我告訴你，（甲用眼看着乙，如在地場子，乙往前走，甲在身後隨着說。）你媽這不是嫁我了嗎，你們兩個人來認親，我也不能不留你們。

乙：對！

甲：可是這麼着，你們兩個人得好好的幹，不許不聽話！

乙：對！

甲：你們要是不聽話，我可是告訴你們

，（說至此乙雙手插腰，兩眼看甲。）要是不好好幹或是不聽話，我拍了腦袋送你們的忤逆！（說至此，丙暗上）這不是你兄弟也在這兒那嗎（甲看着丙說），你也得聽話不然全把你們送下來！（乙丙二人作瞪眼狀），我還是告訴你們，你們不用瞪眼，有你媽的話！（甲說完此一段話站在一旁不語。）

丙：我說你媽嫁他啦？

乙：糊說白道！你媽才嫁他了呢！

丙：你媽既然沒嫁他，他為什麼直對你說呀？

乙：可說哪！我也是不明白，他說的也有你呀！

丙：真他媽的可恨！咱們打他吧！

乙：你先別忙！

丙：還別忙哪！老太太全嫁他啦！

乙：你等等，我先去問一問他，這兩個

兒子他見着了沒有！

乙：好你去問一問他！

（乙走到甲的跟前）

乙：我說我媽是……（作搖頭狀）

這多麼難出口！真是沒有的事！

丙：我去問他！

乙：好！你去吧！

（丙走到甲的跟前）

丙：我說我媽是……（搖頭走回）

這真沒法子問！

乙：還是我去吧！（走到甲的跟前）我

說你說了半天這兩個兒子你看見了他們沒有哇？

乙：怎麼沒看見，跟我那大兒子還說了

半天話呢！（乙走回）

丙：這一定是你了！打他吧！

乙：別忙！別忙！

丙：怎麼還別忙呀？

乙：跟他說話不只我一個人呀！等我問

明白了他那兩個兒子穿什麼，什麼

長像！

丙：好你去問吧！他要是說大兒子三十

多（乙多歲數說多大）二兒子二十

多歲（丙多大歲數說多大）大兒子

穿青市布大棉袍，（乙穿什麼說什

麼）二兒子穿灰市布大棉袍，（丙

集 聲 相

牛

頭

轎

二二

穿什麼說什麼）咱們倆人就打他！
乙：好！就那們辦！

（乙走到甲的跟前）

乙：我說你這兩個兒子有多大歲數？怎麼個長像？穿什麼呀？

甲：我那大兒子穿青市布大棉袍，青織貢呢棉褲，毛襪子，毛繩打的棉鞋，（此處不一定，乙穿什麼說什麼。）有三十多歲，臉上黃色，圓臉蛋，重眉毛大眼睛。（乙是怎麼個長像就怎麼說。）

乙：那二兒子呢？

甲：我二兒子二十多歲，白臉膛，長得很好看，穿一件灰市布大棉袍，白市布家做的襪子，青絨毛窩。（此

處均不限，須看丙是多大與穿什麼，不能與前丙說的不合即可。）

丙：這一定是啦！非打他不可！

乙：你別忙！

丙：怎麼又別忙呵？你聽他說年歲長像衣服全沒錯！非打他不可！

乙：三十多歲的人二十多歲的人多的很！就是咱們兩個人嗎？

丙：多的很！

乙：還有世界上白臉膛人多了，穿灰市布大棉袍的多了，就是你一人嗎？

丙：對！對！

乙：你等一等，我再問一問他那兩個兒子是做什麼的，他要是說是說相聲的（此處亦可更爲他業），那就沒

有錯了，咱們兩個人再打他，你看好不好？

丙：好！就那們辦！你去問吧！

乙：我說你那兩個兒子是做什麼的，你問了沒有？

甲：那我如何能不問！

乙：你問啦？

甲：我問啦！我說你們兩個人素日做什麼呀？我可是告訴你們！你們要是無業的游民我可不能要你們！

相 乙：他們說什麼？

甲：他們說啦！爸爸您不用問，我們有正當營業，多了不敢說，我們哥倆一個人一天交給您一塊錢過日子！

乙：沒問你那個，我問你他們是做什麼

的，你快說！

甲：你不用着急！他們說啦！他們兩個人是說相聲的，（此處亦可改他業，但須與前者相合）

丙：這沒有錯了吧？打呀！

乙：打！打！

（乙丙走到甲的跟前亂打不停）

甲：我說什麼來着！到不了一塊不是！

乙丙同：什麼到不了一塊呀！打你！

甲：我可告訴你們是不是，有你媽的話，你們要是這樣不要臉我非把你們送下來不可！

（牛頭驕完）

集 整 相

牛 頭 驕

二三

開媛廠

聲 相

甲：現在的人眼皮太高啦！

乙：可不是嗎！

甲：做買賣的不論大小全都看不起人。

乙：現在就是樣勢力眼的年頭兒嗎！

甲：記得有一件事，大概是民國十三年
的冬天，那一天我正在城南游藝園
聽戲。去了一位老桿，年紀五十多
歲，裏邊穿的毛藍布的棉褲棉襪，
足登大棉鞋，頭頂白色的破氈帽，
身上還披着一件沒有吊面的大白老
羊皮袄，一聽這個刀尺，您就知道
這位先生是不是一個怯嚙嚙了！

乙：真有一點像怯八義！

甲：可是你別看他怯，他去了一屁股便
坐在池子中的包廂裏邊了。

乙：他還坐包廂哪？

甲：你也是看不起人不是！

乙：不是我看不起人，就聽您這麼一說
，他實在的不够坐包廂的資格！

甲：錯了錯了！包廂是幹什麼用的，我
先問一問你？

乙：包廂是聽戲用的！

甲：誰應當坐誰又不應當坐？

乙：有錢的人就可以坐不管是誰。

甲：還是呀，只要有錢就可以坐，不管
是誰，又什麼叫够資格不够資格呢
？

乙：這個……

甲：那個呀？

乙：他是這麼回事，聽你說他那個穿的衣服不像有錢的人，所以我說他不够資格，不够資格者，就是沒有錢的意思。

甲：你這話越發說不對了！

乙：怎麼？

甲：聽你這話口是這樣，有錢的人必定是身穿湖縐叩縐花兒洋縐，哈啦哩噉鵝緞縐，就不能穿粗布藍布大白布，月白灰色淺毛藍，是不是？

乙：是啦！有錢的人一定是穿好的，誰又愛穿不好的呢？

甲：你這話似乎很對的，其實不然，却

是大大的錯了！

乙：怎麼會錯了昵？

甲：因一個人是一付眼光，有的愛紅的，就有的愛綠的，這話你總應當知道哇？

乙：這話我道是知道，不過是愛穿好的人多，不愛穿好的人少。

甲：愛穿好的人自然是多，不愛穿好的人自然是少；但是有的不得已他又不得不穿壞的人。

乙：你這話太不對了！穿衣服還有什麼不得已與不得已的一說呢？

甲：當然有哇！

乙：你說一說我到要聽聽！

甲：可以可以！我先問你一句話，鄉間

的人喜歡穿什麼？

乙：鄉間的人喜歡穿布衣服。

甲：有穿綢緞的沒有？

乙：穿綢緞的少！

集 甲：鄉間有錢的人家呢？

乙：有錢人家也是穿布衣服。

甲：那麼他要是穿綢緞有人管沒有？

乙：穿衣服人人全有自由權，誰也不能管，不過是一樣，要是穿好的，傍人笑話。

甲：噯！那就是了！這就是不得已才穿不好的。

乙：好哇！你在這兒等着我哪！你有理我沒理！你接着往下說吧！

甲：那個人坐在包廂裏了，那看包廂的

也是與你一個樣的見解，走了過來就說：請您那邊坐吧，那邊是散座，這邊是包廂。那位怯先生也說的好。

乙：他說什麼？

甲：他說這包廂怎麼不叫坐？看廂的說：並不是不叫坐。他說：那你為什麼叫我上散座去呢？看座的說，散座就不必花錢了，這邊需要另外花錢。

乙：是包廂嗎，就得另外花錢！

甲：怯先生說：那麼我也花錢可以不可以？看廂的說：花錢怎麼不可以！他說話的那種神氣，好像他看着那位花不起錢買包廂的樣子。

乙：不用他看不起，我也是看不起呀！

甲：他問要花多少錢。看瓶的一字一板的說。三塊錢。你猜那位怯先生怎麼樣？

乙：站起來一走，怎麼樣！

甲：人家慢慢的一伸手，由腰中拿出一捲洋錢票，拿出一張來，交給看瓶的，叫他找錢，一看原來是五十元一張的。看瓶的這才另換了一付面孔對待人家。叫人家可說了一頓呢！你看這樣，看不起人有什麼好處！

乙：到是做買賣不應當看不起人。

甲：你看我像做什麼的？

乙：我看您哪？像在那個大學裏……

開 燈 處

甲：當校長！

乙：當聽差的！

甲：得啦吧！你也看不起人，我告訴您吧，我在某某大學校中的職任很大，全學堂的人，不管是教員學生全要聽我的。

乙：喝！您這個職任不小哇！

甲：誰又說小來着呢！

乙：是校長吧？

甲：不是！不是！

乙：是教務主任？

甲：不是！

乙：那麼是什麼呢？

甲：是搖鈴的！

乙：我以爲是什麼呢，原來是一個搖鈴

的呀，別挨罵了！

甲：教員學生上堂下堂，那個不聽我的呢？

乙：到是全聽你的，別往臉上貼金了！

甲：打哈哈是打哈哈，說真的，你也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吧？

乙：我到不大知道，不過是您也絕不大高貴。

甲：方才說了半天，你還是這樣的看不起人。

乙：對啦，我有一點木頭眼鏡看不透您您。

甲：你別瞧我這個樣，我有不少的買賣呢。

乙：嘔！您有什麼買賣？

甲：電燈公司，電話局，自來水公司，全是我的。

乙：喝！這三個大買賣是您的？

甲：對啦！竟這三個買賣也不夠我花的，還有呢！

乙：這三個買賣還不够您花的，您的花費可也就太大了！

甲：花慣了嗎！

乙：您還有什麼買賣？

甲：有十個旅館，兩個飯店。

乙：全是那一家是您的？

甲：金台旅館。迎賓旅館，中西旅館，第一賓館，中華旅館，宴賓旅館，泰安棧，新華旅館，中和旅館，長發棧。飯店有六國飯店，北京飯店。

乙：還有嗎？

甲：有！多的很呢！

乙：何妨你全說給我聽聽！

甲：可以！飯館子有五個：天壽堂，同興堂，會賢堂，致美樓，長慶樓。

乙：這全是您的？

甲：對啦！南菜館子有兩家，一枝春，厚德福。福建館子有一家，小有天。廣東館子有一家，天然居。教席館子有三家，東來順，西來順，兩益軒。小菜館有兩家，六必居，王政和。糕點舖有五家，桂芳齋，金蘭齋，毓美齋，聚慶齋。南邊滌點舖有兩家，稻香村，桂香村。茶葉舖有八家，東鴻記，西鴻記，廣茂

，翠芬，張一元，汪正大，中國茶棧，慶隆茶莊。這是關於吃食方面的。

乙：這全是你的？

甲：對啦！還有十家戲館子，五家電影院，中和，開明，吉祥，三慶，廣德，慶樂，華樂，第一舞臺，城南遊藝園。中天，中央，平安，光陸，大觀樓。

乙：這全是你的！

甲：對啦！中國，交通，保商，邊業，匯業，中南，這幾家銀行。

乙：也全是你的！

甲：對啦！還有天寶，天豐，天聚興，寶善，開泰，三陽，恒利這幾家金

店。

乙：也是你的！

甲：對啦！還有，同興，天保，恆德，

西恒肇，東恒肇，南恒肇，這幾家當鋪。

乙：也全是你的！

甲：對啦！還有，開源，井陘兩個礦務局。

乙：也全是你的！

甲：是我的！還有北京，小小，飛龍幾家汽車行。

乙：也全是你的！

甲：是我的，還有萬豐，天順，祥順，元興，振億幾家大木廠子。

乙：也全是你的！

開 樓 廠

三〇

甲：全是我還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有正書局，也全是我的。

乙：是你的！

甲：還有瑞蚨祥，瑞林祥，廣益祥，祥順成，三益祥，這幾家布店。

乙：也全是你的！

甲：對啦！還有東西南北四個慶仁堂，南山堂，鶴年堂，同壽堂幾家藥舖。

乙：也全是你的！

甲：對啦！還有同仁堂藥舖。

乙：也是你的！

甲：不是我的，那是樂家的！

乙：全都是你的，怎麼獨同仁堂不是你

的呢？

甲：那個全都知道是樂家的嗎，我就不要了！

乙：你看你多麼大方啊！

甲：那個買賣我不願意要，所以只差兩個銅子我沒倒過來！

乙：別挨罵了，那麼大的買賣就差兩個銅子就會沒有倒過來！

甲：可不是嗎！你不信去打聽啊！

乙：我打聽什麼吧！

相甲：你別看我有這些個買賣，也不過是

將將的够我家裏的花銷。

乙：怎麼着，將將的够花銷！

甲：可不是嗎！

乙：您家裏一天得過多少錢的日子？

開
緩
廠

甲：一天一萬多塊錢吧！

乙：什麼！一天一萬多塊錢？（咬牙介）

甲：可不是嗎！這也就是這二年的年頭不好，減省着花，要不然是不够用的。

乙：喝！這還是減省着花呢，要是好年頭不減省您一天得多少錢的開銷？

甲：也就是三萬多塊錢！

乙：這一說您現在減省了多一半了？

甲：可不是嗎？

乙：您的花鎖可也就太大了！

甲：還大嗎？

乙：簡置的大嗎！您等一等，我聽您說話有一點雲山霧照！

甲：怎麼？

三一

乙：有點新鮮，我先請問您家裏幾口人哪？

甲：你問我家裏呀？家裏的人口到是不多，才兩口人！

乙：有多少聽差的？

甲：下人一個沒有！

乙：那麼怎麼會那麼大的花銷呢？越說越不對了！

甲：這些花銷全不是我的家裏花的！

乙：那麼是誰花的？

甲：因為我有一個煖廠，凡是住煖廠的人，無論春，夏，秋，冬，全是我養活着。

乙：這一點事公德可真不小，大概有多少人？

甲：從前五百多人，現在只有三百多人了。

乙：三百多人一天吃的了多少？那兒花的了一萬塊錢呢？

甲：你竟知道說，你知道他們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呀？

乙：穿的也不過是粗布藍布大白布；吃的也不過是些玉米面，一個煖廠還吃的出什麼好的來？

甲：不！不！我這個煖廠可與衆不同！

乙：怎麼不同？您說一說我聽聽！

甲：先說穿的吧，無論男女老少，夏季是每人夏布大褂兩件，華絲葛大褂兩件，洋緞大褂兩件，紡綢褲褂兩身，串綢褲褂兩身，暑涼綢褲褂兩身，

身，絲線洋襪子一打，禮服呢鞋三雙，皮鞋兩雙，巴拿馬草帽兩頂，冬天是每人嗶嘰大棉襪兩件，公司緞大棉襪兩件，灰鼠皮襪兩件，羊皮襪兩件，獼腿皮襪兩件，呢大氅兩件，綺霞緞棉襪兩身，毛衣毛褲兩身，白褲褂四身，毛襪子一打，棉鞋兩雙，皮帽子兩頂，毛圍脖一條，皮手套兩付，西服兩套，到了春秋，每人庫緞大夾袍四件，貢緞大夾袍四件，線緞小夾襖四身，毛葛小夾襖褲四身，禮服呢小夾襖褲四身，洋襪子兩打，緞子鞋四雙，美國帽四頂。被褥是每人五斤重鵝絨褥子兩條，三斤棉子被子兩條

開
燈
廠

，全是大紅緞子的被面，駝絨被裏。大絨毯子兩條，印度綢的蚊帳兩個，你看看他們這三百多人，竟是穿，一年得多少錢？

乙：喝！真不得了！那麼吃呢？

甲：說起吃來更不得了！不論春夏秋冬天天早晨起來，每人一碗人參湯，一碗咖啡，一碗牛奶，早晨每人有四碟點心，正午六個人一棹燕菜席，晚飯是每人一份西餐，臨睡覺的時候，每人還有四碟點心，這是平常的飯食，一年中的三節還要加吃食。

乙：全加什麼？

甲：那就分是什麼節了！

三三

乙：先說大年初一吧！

甲：大年初一加東西可多了：

乙：全加什麼？您說一說！

甲：大年初一人加羊肉牛肉豬肉一樣二斤，海參四兩，黃花四兩，口磨

四兩，小鷄一支，魚一斤，魚翅四

兩，豆腐五塊，木耳四兩，豆芽六

兩，豆芽菜一斤，千歲米四兩，老

乾團粉半斤，蔥薑蒜各四兩，火腿

一支，鴨子一支，燒酒五斤，黃酒

五斤，白蘭地五瓶，另外加上好西

貢米十斤，洋白面一袋，這是大年

初一加的東西。

乙：正月十五日燈節呢？

甲：燈節每人加元宵一百個南糖五斤。

乙：五月節呢？

甲：五月節與八月節全與大年初一日一

個樣，不過五月節又多添上了每人

饅頭一百，五毒餅每人二斤。八月

節添上了每人自來紅自來白各五十

個。九月九每人加花糕二斤。到了

臘八又加的東西多了。

乙：全加什麼？

甲：每人加白米，粳米，糯米，大麥，

小麥，小米，秈米，元麥，高粱米，

稷米，黃豆，綠豆，豌豆，青豆

等各一升，小麥，栗子，花生，核

，青絲，紅絲等等全份粥果，還有

黑糖白糖各一斤，這是臘八加的東

桃西。

乙：喝！

甲：除此以外，每年中每一個人還要給許多的東西。

乙：這還不成！還要給東西哪？

甲：還得給！

乙：還要給什麼？

甲：一年中每一個人還要給羊一支，猪一口，牛一支，肋條十斤，腰子五十個，脂油五斤，風肉十斤，火腿十個，燻肉十斤，醃雞十支，風雞十支，蒸鴨十支，醬蹄十支，海參五斤，魚翅五斤，蝦米，青魚，白魚，鯉魚，黃魚，黑魚，鯽魚，鮑魚，甲魚，團魚，黃鱔，大蟹，哈喇，一樣十斤。茄子，蘿蔔，韭菜，

開
燈
廠

莧菜，芥菜，薺菜，菠菜，白菜，青菜，芹菜，山藥，山芋，香芋，豆芽，豆芽菜，雪裏紅，香椿等物各二十斤。蔥薑蒜各五斤，川椒，胡椒各半斤，冬筍，蘆筍，笋尖，笋乾各二斤，黑木耳白木耳各一斤，豆腐二十塊，茶乾五十塊，粉皮三十張，麪筋一百條，黑醬油白醬油各十斤，醋五斤，黃醬十斤，團粉五斤，鹽十斤，胡桃，柿餅，圓眼，桂圓，荔枝，龍眼，櫻桃，梅子，橄欖，杏兒，李子，紅葡萄，白葡萄，山楂，桃杷，甘蔗，荸薺，黑棗，菱角各五斤，蘋果，沙果，密柑，橘子，鴨梨，柿子，西瓜

三五

乙：這些東西？

甲：還有呢！

乙：還有什麼？

相 聲 集

甲：還有春餅，薄餅，燒餅，月餅。方糕，饅子，燒賣，饅頭，湯包，餛飩，包子，水餃，烘糕，蘇圓，湯糰。麻糰，密糕，糯米餅，梅酥，核桃酥，油酥餅，油炸糕，狀元糕，松子糕，椒鹽糕。雞蛋糕，菜豆糕，火炙糕，雪片糕，山楂糕，茯苓糕，太史糕，薄荷糖，寸金糖，印花餅，玫瑰餅，桂花糕，香糕餅，芝麻餅，烘片糕，五色餅，玉蘭片，黑糖，白糖等，隨便要，想什麼

吃什麼。

乙：喝！這是點心！

甲：對啦！中國菜廚房裏還有軟炸鴨腰，炸青蝦球，軟炸雞，炸鰾肝，醬青蛤，滷牲口，火腿片，炒尤魚，炒冬茹，芙蓉雞片，軟炸里脊，燴鴨條，燴三冬，燴蝦仁，燴三鮮，燴十錦，燴爪尖，糟燴魚片，蝦子筍，烱斷鱔，五柳魚，醬汁鯉魚，紅燒魚翅，紅燒魚片，紅燒鴨，紅燒肉餅，菜心紅燒肉元，鍋燒肥鴨，鍋湯魚，東洋三片，清炖燕菜青，清湯銀耳，錫貼金錢雞，草帽鵪鶉，蘑菇湯，鮑魚湯，蛋花湯，三片湯，鷄球湯，鷄雜燴，鷄血湯。這

是中國菜廚房預備的幾樣，也是隨便想吃什麼就要什麼。還有西菜廚房呢！

乙：還有西菜廚房？

甲：對啦！

乙：那麼西菜廚房又全預備什麼呢？

甲：西菜廚房所預備的東西，有局魚，炸魚，燒魚，燴魚，牛扒，羊排，吉利雞，燒山雞，雞竹雞，童子雞，架里脊，燴白鴿，燒鵪鶉，法豬排，番茄湯，牛尾湯。雞絲湯，鮑魚湯，蝦仁湯，玫瑰凍，車厘凍，牛奶凍，紅白燴雞，番茄燴雞，青豆毛菇湯，葱頭毛菇湯，提子布丁，蛋糕布丁，猪油布丁，香蕉布丁，

西米布丁，茄非多士茶，牛奶多士茶，各樣的番餅，這些東西全有，也是想吃什麼要什麼。

乙：喝！這個樣子的優待，我請問您，您的這個煖廠在什麼地方呀？

甲：就在這北京城呀！你不知道哇？

乙：對啦我不知道！在北京城的那一個地方呀？

甲：就在城裏頭東北角上。

乙：嘔！您府上在那兒住哇？

甲：我住的地方你全不知道？

乙：對啦！不知道！

甲：冬天我住粥廠，夏天打遊飛，沒有准地方！

乙：有這麼大的事派怎麼冬天住粥廠，

夏天打遊飛呢？

甲：我有多大事派呀？

乙：不是您有許多的買賣嗎？

甲：沒有哇！那全是人家的！

乙：說了半天沒有你的呀？

甲：對啦！

乙：那麼那個煖廠呢？

甲：那個煖廠現在也沒有開張呢，是我

打算找一個人辦一個！

乙：別挨罵啦！白說了半天，空吹了半

天，鬧了半天沒有那麼回事！

甲：要真有那麼回事我就不穿這個了！

乙：穿什麼呢？

甲：披蓆包了？

乙：還是窮說了半天窮話！

註：本篇又名菜單子。

（開煖廠完）

題演雙簧對聯

上聯是「假說真學演成一個」，下聯是「前演後唱喉嚨兩條」，橫披曰：「不准放屁」。（註：此聯可以加入對對子中）

萎瓜標

(又名暗標又名櫻子標)

甲：這個年月作咱們這種生意的才心糟呢！

乙：誰說不是呢！

甲：幹這個實在不如要飯吃好。

乙：對啦！

甲：您瞧我們街坊有一家。兩口子跟着六個孩子。爺們去拉車，娘們給人家縫窮，六個孩子檢煤核，一天開開門八口人的嚼穀，天天早晨起來去打粥，前天爺們拉車把腳擰了，天氣一冷娘們也不能出來縫，孩子

們全沒有棉衣服，很冷的天也不能出來，您瞧這份糟心！

乙：那可是真糟心！

甲：昨天賑災處調查了，按人口的給。

乙：一個人十斤雜合面！

甲：不是！一個人兩袋上好的洋面，一千斤煤，四十斤肉，兩件獼腿皮祆，兩根金條，十四個金鏰子，一千塊現洋！

乙：這是賑災處給的嗎？

甲：不是，這是搶的。

乙：我說的呢！賑災處那能够給這些東西呢！

甲：別打哈哈了！您瞧這買賣，近來總算不錯吧？

相聲集

乙：瞎對付吧！也說不上好壞來。

甲：今天的天氣太不好！像您這買賣，好天要是擰一百吊哇，今天也就是擰五十吊。

乙：可不是嗎！

甲：好天要是擰五十吊哇。今天也就是擰二十五吊。

乙：好天要是擰二十五吊呢？

甲：好天要是擰二十五吊哇，今天也就是擰十二吊五。

乙：好天要是擰十二吊五呢？

甲：好天要是擰十二吊哇，今天也就是擰十吊。

乙：好天要是擰十吊呢？

甲：好天要是擰十吊哇，今天也就是擰

五吊。

乙：好天要是擰五吊呢？

甲：好天要是擰五吊哇，今天也就是擰兩吊五。

乙：好天要是擰兩吊五呢？

甲：好天要是擰兩吊五哇，今天也就是擰一吊二。

乙：好天要是擰一吊二呢？

甲：好天要是擰一吊二呀，今天也就是擰六個銅子。

乙：好天要是擰六個銅子呢？

甲：好天要是擰六個銅子呀，今天也就是不擰錢。

乙：好天要是不擰錢呢？

甲：好天要是不擰錢哪，今天一定挨一

頓打。

乙：好天要是挨頓打呢？

甲：好天要是挨一頓打呀，今天一定叫人給打死！

乙：好天要是叫人打死呢？

甲：好天要是叫人打死呀。今天就埋了。別再往下問了！

乙：您竟打哈哈！

甲：可不是嗎，我最愛打哈哈。方才我在那邊看了半天練把勢的，他們練的他那叫什麼呀！別給練把勢的現服了！

乙：得啦！得啦！你只知道說，我就不用知道練把勢的苦處了！

甲：怎麼會不知道！我從前也是一個練

家子，你還是別看不起我！

乙：嘔！您也練過？

甲：可不是嗎！我那時候練，可不像他們，一天是兩頓窩窩頭。

乙：您練的時候吃什麼呀？

甲：天天早晨起來，要喝一碗人參湯一碗桂圓湯，一天三頓炖牛肉大餅。

乙：吃牛肉長力氣呀！

甲：對啦！我們那個時候講究練金鐘罩。

乙：嘔！您練過金鐘罩！

甲：我這金鐘罩與衆不同！

乙：怎樣不同？

甲：我這金鐘罩講究撞火車頭。

乙：是火車站着撞還是走着撞？

聲 相 集

甲：站着撞還算功夫！走着撞！

乙：怎麼走着撞？

甲：就是火車由對面來，我用腦袋在對面去撞他，一撞能把腦袋撞碎了！

乙：別挨罵了！那誰全成！

甲：打哈哈是打哈哈，我一撞能把火車撞的倒退二十多里地？

乙：撞過多少次？

甲：可惜就是沒有撞過一回！

乙：那還說他幹什麼？

甲：說一說也沒有什麼關係呀！

乙：您的師父是那一位？叫什麼名子？

甲：說起我來無名白，說起我的師父來，真是名滿天下。

乙：叫什麼？

甲：外號人稱雲裏飛！

乙：得啦！得啦！別潯氣了！就是在天橋帶着幾個小孩唱西皮二簧的那個雲裏飛呀？

甲：你說的是那個用洋烟匣子作帽子的那個雲裡飛呀？

乙：啊！

甲：不是他！我師父不是北京人：因為他有一種功夫，能够在雲彩裡頭飛，所以叫雲裡飛。

乙：尊師不是北京人是那兒的人呀？

甲：是涿州下坎的。

乙：嚀！他們那兒竟是賣糶子的。

甲：得了吧！一個村子好幾百戶人家，竟是賣糶子的！

乙：尊師貴姓高名啊？

甲：姓江名米字小棗。

乙：江米小棗還是饅子呀？

甲：我跟我哥哥全跟着江老師學藝。

乙：你們哥倆個叫什麼呀？

甲：我們哥倆個的名子，是我們老師給起的，我叫澄沙，我哥哥叫白糖。

乙：還是沒有離開饅子。

甲：我哥哥學了五年，我學了三年。有一天我們老師把我們兩個人叫到跟前，問道：「你們兩個人的武藝學的怎麼樣了？」我說：「我們學成了！」

乙：怎麼着，一個學五年，一個學三年，就敢說成了！好大的口氣呀！

葵瓜

標

甲：我師父一聽，大發雷霆之怒，說「

怎麼着？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火不言自烈，水不言自流，人不言自行。你們竟敢說成了！好哇！你們既然說是成了就可以不必再在我這兒了！」

乙：成了嗎，走吧！

甲：我說「走就走，這又算的了什麼」，說完了話，我們哥倆就收拾了收拾自己的東西，辭別了師父，就回家了！

乙：真走啦？

甲：不走怎麼着！我們哥倆到了家裏，第二天早晨，我們正在院子裏練工夫，就聽見門口打門。

四三

乙：做什麼的呀？

甲：我出去一看哪，原來是某標局打發小伙計給送了兩份帖來，請我們哥倆保標。

聲 相

乙：那可接不得呀！

甲：我知道這是我師父的壞，要看看我們哥倆的能奈，當時我就把帖留下了。

乙：你接了？

甲：可不是嗎！等到了第二天我們哥倆就去了。到了標局子一看，院子當中，搭着一個三丈高的臺，四面四不靠，那個掌櫃的對我們哥倆一抱拳，說「二位讓我一步，我先上去了」。說完了這話一擰身就上去了。

。我哥哥一毛腰，也跟着上去了。

乙：就差你了！

甲：我也一抬腿，就聽「呱唧」一聲。

乙：也上去了？

甲：勁大了一點，上了房啦！

乙：你呀？

甲：不是我，是我的鞋！

乙：噯，噯得啦！別說啦！

甲：我說來人哪！

乙：幹什麼？

甲：搬梯子！

乙：別給你們老師現眼了！

甲：我又一毛腰，把吃奶的勁全都使出來了，這才算對付着上去了。

乙：好骨頭還說呢！

甲：到了臺上吃喝已畢，一個一個全下

來了。掌櫃的跳了下來，一點聲音沒有，我哥哥下來好似一個棉花團。

乙：你吃？

甲：我一翻身，吊下來了！摔了我的股，屁疼了兩天。

乙：別說啦！

甲：到了下邊，每人要練一趟工夫，我哥哥一看，在兵器架上，拿了一枝花槍，練了一趟五虎斷門槍：第一出手小朝天，青龍頂地力下勢，第三中平難人間，霸王使槍進步難攔，韓信埋伏在西邊，六郎手使花槍法，馬超單打太行山，呂伯良槍法人難比，張飛獨霸火潼關。這一

趟槍練的真是神出鬼入，練完了面不更色，也不拉風箱。該瞧我的了。

乙：該你的啦！

甲：我由兵器架上拿了一口單刀，練了一趟連環刀，越練越有精神，越練越快，練着練着，下起雨來了，雖然不是下雨嗎，外人只能看見刀看不見人我的身上一點雨沒有。

乙：好工夫！怎麼會你身上沒有一個雨點？

甲：我在屋裏避雨來着！

乙：怎麼見刀不見人？

甲：刀在院爲裏放着來着！

乙：好嗎！

甲：練完了，掌櫃的說亮一亮標吧！

乙：亮一亮標吧！

相 聲
甲：我說要是講究標頭好，還得自己去買，叫別人去不成！

集
乙：什麼呀！保標的標！

甲：對啦，保標的標，不是說肉的大標頭。說着伙計們搭出來了二十支大箱子，打開了箱子一看哪，裏邊全是斗大的黃登登的。

乙：金子！

甲：老菱瓜！

乙：老菱瓜呀！做什麼還用保標的？

甲：你那裏知道，好東西全在裏邊。打開一看哪。

乙：裏邊竟是珍珠！

甲：竟是菱瓜子！

乙：別挨罵了……

甲：裏邊滿滿的全都裝的是珍珠，瑪瑙，碧璽。裝滿了用竹杆一插，外頭看着是菱瓜，這叫做暗標。

乙：嘔！

甲：全都收拾好了，到起身啦，我們哥倆先喊標號，喊完了標號，就走了。

乙：往那們去呀？

甲：北口外！

乙：往口外去道上可不好走哇！

甲：我哥哥坐下一匹黃驃馬，手使一把金背大走刀。

乙：你呢？

甲：我騎的是一匹牛。

乙：怎麼騎牛哇？

甲：騎牛比一位古人。

乙：比那一位？

甲：封神演義上的老子，不是騎牛嗎？

乙：那是神牛！

甲：我騎的那匹是肉牛。

乙：怎麼叫肉牛？

甲：就是肉長的呀！

乙：別挨罵了！那一個牛又不是肉長的
呢！這話說出來的多麼新鮮哪。

相

甲：我這牛可有能奈！

乙：有什麼能奈？

甲：他會翹，一翹一萬八千里！

乙：那真是好牛！

葵

瓜

標

甲：不過有一樣，他不大愛翹！

乙：多少日子翹一次？

甲：永遠沒有翹過一次！

乙：那說他做什麼！

甲：手使一把大鐵鋸。

乙：怎麼使鐵鋸呢？

甲：也比一輩古人。

乙：那一位古人？

甲：就是封神演義上的張奎，我們俗說的皂王爺。

乙：好這麼一比。

甲：我們哥倆保着標出了西直門，便一站一站的走下去了。一天剛走過青龍橋不遠，兩邊是山，由山溝中放了出來一支冷箭。

四七

乙：有了匪人了。

甲：隨後一棒鎗響，出來了三十多人，爲首一個，長的兇眉惡眼，騎一匹大白馬，手使一把大刀。欄路一站，大喊一聲：「哈！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牙崩半個說不字，一刀一個管殺不管埋！」

乙：你們哥倆出去吧！

甲：我哥哥一見哪，拉啦！

乙：怎麼着拉啦？

甲：啊，拉了一褲子屎！

乙：好德行！

甲：我說怎麼着哥哥，你還比我多練了幾年呢，怎麼今天一見了賊就拉了

，你還不如兄弟我呢！

乙：你一定比你哥哥強！

甲：我也拉了！哥哥等兄弟前去送死！

乙：好德行！

甲：我雖然拉了不是，然而我還能夠出去，隨一摧坐下牛。

乙：坐下馬。

甲：我騎的是牛嗎，怎麼會是馬？

乙：對我忘了！

甲：走到賊人跟前說道：你也不知道你家澄沙太爺的利害，今天竟敢來攔標車，先通上名來，我家太爺緞下不死無名之鬼！

乙：對！先虎他一虎！

甲：那個賊人一聲不語，過來就是一刀

，我一回身擦開，就打了起來，不
到兩個回合，就聽「叭吧」一聲！
乙：怎麼啦？
甲：我的鐵鎚把被賊人一刀坎壞，隨後
又聽「撲吃」一聲！
乙：又怎麼啦？賊的腦袋掉了吧？
甲：沒有！牛的腦袋掉了！
乙：怎麼牛的腦袋會掉了？
甲：因為他給我一刀，我一低頭，所以
沒坎着我把牛的腦袋坎掉了！
乙：這一來可壞了，你怎麼辦呢？
甲：我一看不得了，我就跑，他就追。
乙：你跑啦，標車呢？
甲：顧命要緊，還管他什麼標車不標車
呢。

葵
瓜
標

乙：好德行，照這標您保不保的不大要
緊，把人家的標給丟了怎麼辦？
甲：丟了就丟了，誰叫他叫我保來着！

相聲二三集預告

相聲二集內容：有「磨豆腐」、「變鬼子」，「黃鶴樓」、「拉洋片」、「家堂令」等五篇，封面是相聲大家高德明先生題字，及高君便裝近照。洋裝一厚冊，准廿七年一月廿日出版，定價二角，預約一角，函購不加郵費。相聲三集內容：有「猜燈謎」、「對對子」、「大壽星」、「大審」等五篇，封面是相聲大家戴少甫先生題字，及戴君便裝近照，洋裝一厚冊，定價一角，預約不加郵費。年二月廿日出版，函購不加郵費。

總預約處：北京宣武門外三
廟大院三號戲曲研究社

粗

粥挑子

粥 挑 子

五〇

聲 甲：唉！這幾天我太不好啦！

集 乙：怎麼啦大哥？

甲：說不盡，現在街面上的錢實在難掙啊！

乙：可不是嗎，不但是您，也不只咱們這生意人，就是那一行也是一樣的難掙錢。

甲：真的，前兩年我每天總可以掙一塊多錢，頗頗的够我們一家的花費啦，現在不可成了，平常日子不能掙錢還可以說，就拿前天新年說吧，按說應當多掙點吧？

乙：大新年的誰不走走逛逛，自然要多掙幾個錢。

甲：好！還多掙哪，更精心！

乙：怎麼精心法？你說一說我聽聽。

甲：兄弟你聽着，三十一日的那天，家裏自從早晨起來開開門是一文錢沒有，我張開了眼就跑出來了。

乙：幹什麼一早就出來？

甲：怕的是要賬的見了我不放。

乙：嚨！是了，你不見人家就成了嗎？

甲：先叫我們孩子他媽你大嫂子搪一搪，我以為大年底下的一定可以多掙幾個錢，晚上還錢的時候再見他。

乙：那就是了。

甲：不想忙了一天，到晚間回家的時候

，只掙了四百二十二枚，我前腳進門，好！緊跟着要賬的也到了。

乙：還人家吧！

甲：我原打算元旦日吃一頓包餃子，這一來不成了。

乙：吃不吃的不要緊，還賬去病。

甲：可不是嗎，把小零賬還還，餘的錢還有十二枚，不用說吃包餃子，就是吃雜合面的窩窩頭也不够哇！

乙：那該怎麼辦呢？

相 甲：沒法子，只有喝雜合面粥了。

聲 乙：就是喝粥十二枚的面也不够哇！

聲 甲：多放點水呀！

乙：多放水就够了嗎？

甲：來個水飽吧！

粥

挑

子

乙：好！

甲：這十二枚的雜合面粥，當天晚上他們全都給喝了，你看他們多餓！

乙：一天沒吃飯怎會不餓？

甲：是呀，我也是這樣說，三十一日的晚間就算過去了，第二天是元旦日，那兩個孩子睜開了眼就說餓。

乙：那怎能不餓！頭天喝了一肚子水。

甲：年下了，沒有人要賬啦！我也不一早就走了，我跟我媳婦我們倆個人，一起來就坐在炕上，臉對着臉，她看我，我看她。

乙：頭天晚間喝了一肚子水，第二天早起來，不說想法子找飯譜，還有心腸對看那！唉！

甲：對着什麼呀？是對發愁呢！

乙：噁！那麼你們對着就能够看出飯來了嗎？

甲：當然是看不出來，但是我看了她長的好看，她看我長的好看，互相一愛慕，就可以把餓給忘了。

乙：好法子！

甲：大人是忍的了餓，不怕沒有飯吃，緊一緊褲腰帶就可以過去了，唉！小孩子可不管，肚子餓一點他就亂喊。

乙：那是一定，小孩子懂的什麼有錢沒有錢！

甲：「早起來，那兩個孩子就喊：『爸爸我餓』！『媽媽我餓』！你說這

多可恨！不說忍着一點，叫人聽着多不好聽。

乙：沒聽說過！不好聽，你不會給他幾個銅子叫他們買點吃去！

甲：我把他們拉了過來，每人給他們兩個……

乙：大銅子。

甲：大嘴巴？銅子在那兒哪？

乙：小孩子餓了他一定要叫：「爸爸我餓」！

甲：嘔！你等着爸爸我給你掙錢去！

乙：你給誰掙錢去吧，別挨罵啦！

甲：你不是叫我哪？

乙：誰叫你呀？

甲：別打哈哈！

乙：對了，別打哈哈！快說吧，你打了孩子怎麼樣？

甲：孩子哭着就出去了，（稍一頓）你知道我們院裏連我一共是三家街坊呵？

乙：知道呀！可不知道那兩家是作什麼的？

甲：我告訴你！北屋裏住的是兩口子跟前有一個七歲的小孩子，男子在警察局當科員；南屋裡住的也是夫妻兩個一個小孩，男子是在一個洋行裏當買辦，元旦日這天，全都放假，喝！他們兩家可足吃足喝，北屋裏吃饅首，作的什麼米粉肉，燻丸子，炒木樨肉；南屋裏包餃子，也

另外作了好幾樣兒菜，足吃，這兩家真叫人生氣！

乙：怎麼？

甲：你想，我們這屋什麼全沒有，他們就這樣大吃大喝，够多叫人生氣？

乙：沒聽見說過，誰又叫你不吃呢？

甲：我們這兩個孩子叫我給打出去了，就跑到北屋裏去看人家吃饅首去了，可是北屋這家也不開眼！

乙：怎麼？

甲：又聽見了我打他們，知道他們餓，你就給我們孩子一個饅首吃又算的了什麼？

乙：沒聽見說過，人家不給吃，就叫不開眼哪！你才不開眼呢！

甲：我一氣，把孩子抖過來了。

乙：這才對呢！

甲：我說：你們這個小孩子這來，人家又不給你們吃，看着幹什麼？

乙：對，是這麼說！

甲：去！去！去！上南屋看吃包餃子的去！

乙：嘿！好沒起色！

甲：好容易把那兩天過來了，到了六日

一清早，我們丈母娘來啦。

乙：看姑娘來啦！

甲：那是看姑娘來啦，簡直的是要我的命嗎！

乙：怎麼？

甲：三口人我還養不了，何況再加上一口子呢！

乙：那也沒有法子！難到還能把她老人家趕走嗎？

甲：她一進門我一看，手中還提着一個大蒲包。

乙：給你買了點心來啦。

甲：我也是這樣想，我說您這是幹什麼呀？空手來得啦，還買什麼東西幹什麼呀！

乙：對啦，這樣的親戚，花的是什麼錢呢？

甲：這老太太說啦！「姑爺！我那裡有錢給你買東西，你看一看這是什麼！」！我一看哪。

乙：是什麼？

甲：原來是一蒲包白菜幫子，闖了半天

是拾了來的。

乙：好！這是老太太痛你們知道你們沒有錢，給你們換來許多白菜幫子。

甲：我就說啦！老太太您這麼早的來，就不必吃飯了，何必吃了飯來，這樣的親戚又何必客氣呢！

乙：對啦！是這們說。

甲：老太太說啦！「唉！實告訴你說吧姑爺，我但得有飯吃也不上你這兒來呀」。

相乙：這到好，你應當說，得啦老太太，您不用着急，咱們一塊吃吧！

集 甲：我就說啦，得啦，請上炕，咱們娘兒幾個熱熱糊糊的一塊……

乙：吃吧！

窮

挑

子

甲：餓着吧！

乙：怎麼餓着？

甲：可不是一塊餓着嗎，剛才孩子要二個銅子全沒有，你叫我給他什麼吃呀！

乙：那也不能那麼說！

甲：我丈母娘說：「你不用着急，方才我拾白菜幫兒的時候，有一個人丟了幾張銅子票，被我拾了來，你看，是多少錢」。說着從腰掏了出來，我一看是二十吊錢，（即二百枚）老太太說：「你先拿了買吃食去吧！」

乙：活該有救，不該挨餓。

甲：我拿了錢去，買了三斤白面，又買了點肉菜，回家足吃一頓，就這一

五五

頓飯，就把這二十吊錢給吃了個乾乾淨淨，晚飯仍是沒有一點希望。

乙：你吃飽還不該出來掙錢？

甲：剛吃飽了可不能出來，先得睡一覺，不然一出來，偶一不小心，被人碰一下，要是撞撒了吃，豈不是白吃了嗎？

乙：你看你這點德行！

甲：你別看我窮，我們家那個炕可是一個寶炕。

乙：怎麼是寶炕？

甲：我們那個炕，能够治餓，也能够治飽。

乙：噯！真奇怪怎會能治餓又能治飽呢？

甲：因為我們那個炕不是平的，是一頭高。

乙：一頭高，不是平的？

甲：對啦！炕的外邊是高的，裏邊是低的，就好似一個坡兒，要是吃飽了，可以頭朝外睡，要是餓着可以頭朝裏睡，一上來心火就不餓了。

乙：噯！就是這樣的一個寶炕呀？好！

甲：當天白天吃飽了頭朝外一睡，原打算睡一會，把食消化消化回頭出來作買賣，不想一覺醒來已日落西山，再出來也晚了，肚子又餓了，我說咱屬抽雅片煙，掉一掉邊吧！

乙：掉邊是怎麼回事？

甲：就是把頭掉到裏邊去再睡。

乙：好！

甲：當天晚上一家子唉聲嘆氣的就等睡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全都不餓了。

乙：怎麼會不餓了？

甲：頭朝裏睡了一夜還餓？

乙：那當然不餓了！

甲：可是不大的功夫心火下去了，這肚子也真可恨，又餓起來！

乙：那怎麼辦？

甲：這個時候賣京米粥的過來了，我們那位丈母娘想喝京米粥。

相聲

乙：那你就去給買一點去吧！

甲：我倒是打算去買一點，不過沒有錢奈何？這個時候我媳婦不答應了說：「我媽從昨天一進門，撿了二十

粥

挑

子

吊錢全給你了，晚間還挨了一頓餓

，今天早晨起來想喝一點京米粥你全沒有錢給買！你也說的出口來？

乙：對呀！你也說的口來？

甲：我媳婦一氣，一伸手從水缸裏頭提出一隻破襪子來。

乙：不用說是有存款。

甲：往炕上一擡，花的一聲。

乙：這錢全擡出來了。

甲：這水全擡出來了。

乙：水有什麼用？

甲：裏邊有一個大枚。

乙：一大枚還這樣存着呢，真成！

甲：我也是這樣說來着，我媳婦說：「一大枚少哇？你有一大枚嗎？」

五七

乙：對呀！你連一大枚全沒有。

甲：我再一看這一大枚是假的。

乙：那有什麼用？

甲：我說你拿着這個銅子去買粥，你跟他說幾句米湯話，他一定可以賣給你。

集

乙：買東西帶攪米湯這真破天荒的事。

甲：我媳婦就拿了一個大沙鍋出去了。

乙：一個假銅子還拿一個大沙鍋哪？

甲：怎麼着？我媳婦出去了，把沙鍋銅子全給了賣粥的，說：「噯！我說賣粥的，你怎麼好幾天沒過來呀你看我直想你」。賣粥的說：「大奶奶！我回家去啦！你還想我哪？」說着，一看銅子是假的，說道：「大

奶奶！你這個銅子是假的，按說是不成，因為你說話是怪好聽的，就賣給你點吧，不過下回可不成了」。我媳婦說：「得啦！咱們兩個人誰跟誰呀？就是那麼回事。就是白要你一點粥你也不能不給呀」。賣粥的一聽很高興，左一杓右一杓，他在前邊，一邊說着一邊盛粥，我媳婦就到挑子後邊，見有炸糕，她拿起來一個就吃，三口兩口就吃完了，跟着又拿起一個來，賣粥的看見了，放下了沙鍋，跑了過來一把就拉住了我媳婦的手，去搶炸糕，我媳婦如何能叫他搶過去，一下就放在嘴裏了，賣粥的便把我媳婦給

按倒在地下，一手按住脖子，一手去嘴裏掏炸糕，嘴裏就亂喊，說：「你這個娘們真可恨！弄一個假銅子來買粥，賣給你也就得了，怎麼又搶我的炸糕吃？」我在家等了一會，不見我媳婦回來，又聽見外邊亂喊，跑去來一看，我媳婦正被賣粥的按住，我便跑了過了一把就把賣粥的給拉開了，就聽見我媳婦的嗓子眼裏「咯嘣」的一聲……

相乙：死了吧！

聲甲：沒有，把炸糕嚥下去了！

集乙：好德行！

甲：我問賣粥的因為什麼把我媳婦給接到地下，賣粥的說她吃了他的炸糕

。我問他炸糕是不是賣的，他說是賣的，我說既然是賣的，怎麼我們吃炸糕不成呢？難道說你准知道不給你錢嗎？

乙：對呀！是得這麼說。

甲：賣粥的說：「買粥還是一個假銅子呢，你也得有錢哪」，我們說話的功夫，我媳婦也扒起來了，我丈母娘也出來啦，她們娘兒倆個，每人又抄了兩塊炸糕，賣粥的不敢動老太太，又去拉我媳婦，我得了這個空了，先也搶了兩塊炸糕放在嘴裏，又去與賣粥的打架，賣粥的就喊，你們要反哪，一家子搶我，就聽老太太嗷嗷一聲。

乙：怎麼啦！

甲：一看原來是老太太打算借着我們打架的這個功夫，要把粥挑子挑家去，不想她挑不動躺下了。

乙：好德行！

甲：我們這一嚷，警察也來了，我說賣粥的打了我媳婦，賣粥的說我媳婦搶了他的炸糕，我是非打官司不可。

乙：還打官司哪！得啦！

甲：不成！賣粥的也願意打官司。

乙：那是一定！

甲：警察把我同我媳婦與賣粥的全帶到區裏去了，孩子交給了我岳母。當天就送到了法院。

乙：怎麼過的堂？

甲：推事先問賣粥的，說「你們因為什麼」？賣粥的說：「這個大奶奶她先拿了一個假銅子要買粥，我看她怪苦的，給她一點吧，誰知她看見了我的炸糕，拿起來就吃，我就往回搶，這個小子出來了，拉着我不答應，說我打了他媳婦，老爺看這是什麼事？吃了炸糕不給錢還要打人」！問完了他又問我媳婦：「你是吃他的炸糕來着」？我媳婦說：「是呀！我並沒有說不給他錢哪！他為什麼不叫我吃呢？難道說他不是賣的嗎」？

乙：真能說！

甲：問完了她，又問我：說「你為什麼

「打賣粥的」？我說：「他要不把我婦接在地下我不能打他，老爺請想，他是賣的，我們是買的，他就準知道我們吃了不給他錢嗎？他不問一問，就打我媳婦，在公理上說得下去嗎，請推事先生公判」。

乙：你們倆口子真成！

甲：推事先生一聽我們三個人的口供，大發雷霆之怒，把驚堂木一拍：說「好你個大胆的賣粥的！你的炸糕是賣的不是」？他說「是賣的」。

推事說：「既然是賣的，為什麼人家吃你打人家？你知道人家不給錢嗎？真可恨！混賬東西！跑這兒來攪我來了，現在我問你認打認罰」

粥挑子

？賣粥的哭了，說道：「老爺！你老說吧，認打怎麼樣？認罰怎麼樣」？推事說：「認打罰你一年徒刑！認罰把你的粥挑子給他們」。

乙：好厲害！

甲：賣粥的說：「一年徒刑受不了！我還是認罰吧」！

乙：這一來你抖起來啦！白得一份粥挑子，又是粥又是炸糕！

甲：粥挑子可是判給我了，賣粥的反到樂啦！

乙：怎麼他沒了粥挑子反到樂了呢？

甲：把我媳婦判給他了嗎他還不樂！

（粥挑子完）

戲曲研究社已出版書目

戲曲研究社 續者、洋裝一厚冊 定價六角	戲曲研究社 舊本失街亭 定價一角	戲曲研究社 國劇韻典 共收一萬個單字足供研究皮簧所用每字 之下詳註五聲陰陽五音三變清濁尖圓上口 及入三轍之某徽按照字典編法檢宜便利票友內行均不可不備封面為名旦 臧風光題簽定價甲種宣紙精裝三元乙種報紙平裝三元廉價甲種二元乙種七角	戲曲研究社 國劇場面圖解 收樂器三十一種用銅版紙七色 鼓經四十五套洋裝一厚冊封面為張志魚光生題簽定價一元廉價二元	戲曲研究社 名伶世系表 詳註名號生辰等用上等洋宣紙精 印洋裝一厚冊封面為新艷秋題字 定價五角	戲曲研究社 丑角臉譜掛屏 這種掛屏全份六條 掛圖第二種 四種希奇百怪趣味橫生其餘一條為本社社長張笑俠先生書贈 上款請書明定價甲種玉版宣二元五角乙種貢川紙一元廉價甲種一角五分
---------------------------	------------------------	--	---	--	---



社址北京宣外三廟大院

柯

張笑俠賣書畫文及治印潤例

賣字

堂幅冊頁每尺三元四尺對聯五元摺扇每面二元壽文墓詩等每百字念元劣紙不收

賣畫

堂幅每尺五元摺扇每面三元泥金加倍絹紙自備油劣不收

賣文

壽文家傳墓誌哀錄等每百字念元斷律詩每首一元絕句減半五古七古每百字念元廣告文每百字二元小說筆記雜著每千字五元新舊劇本諧文傳奇彈詞每千字八元壽賀聯及祝聯十字以下每付一元十字以上加倍

治印

晶石玉每字二元金銀每字一元牙章每字八角銅章每字六角石章每字五角劣石生銅不收

均約日取件潤價先惠半價

收件處

北京東城東安市場南門內路西文美書莊
上海廈門路尊德里三十九號羅賓漢報社
北京宣武門外三廟大院三號戲曲研究社

首創戲報 專家撰述
議論公正 消息靈通

羅賓漢戲報
上海廈門路尊德里三十九號電話三三二號

社址
北京宣武門外三廟大

分社 院三號

經理中國全國各地大小
報紙雜誌電車電影各種
廣告手續簡便取價低廉
惟有

南洋廣告公司
楊本賢廣告部

開設 北京沙灘七號電話東局三一〇〇號

戲曲研究社
叢書第六種
中華民國廿七年七月卅一日再版
相聲一集

第一集一册
全十集十册

版
所
不
許
翻
印
有
機

定價

每
集
四
角

編輯者
校訂者
發行者
印刷者
批發處
上海總發行處
批發處

古燕張笑俠
新城宋鳳嬈
新曲研究社
戲曲研究社
文美書社
敬文書社
好運道書局
上海交通書局
天津滬漢各大書局

82

1125



可
內
附
四
角

外
埠
加
郵
費
三
分

三
月
三
日